

姓名：陳朗然

〈西西《我城》標點符號研究〉是我修讀中文系本科「專題研究」的題目。當我決定以西西作為研究對象之後，我的指導老師黃念欣教授便提醒我：「研究西西會有很多資料要看。」經歷了接近一年的時間，我感受到西西研究資料不僅多得難讀得完，更是不易找到；而館內資料不准外借的「香港文學特藏」便解決了我的困難。

「香港文學特藏」井井有條地把西西作品放在一起，西西創作的豐碩成果一目了然。眾所周知，標點符號並非中文獨有；《我城》暫時有英譯本及韓譯本，特藏除了《我城》原著之外亦有珍貴的英譯本（韓譯本我則只好從海外購買），使我可以在論文裡比較《我城》不同語言版本裡的標點符號，從而找出中文標點符號的特色。除了文學作品，好學的西西亦有不少評論集，當中與何福仁對談而成的《時間的話題——對話集》幾乎是西西研究者的必讀之書，我曾坐在館內把書從頭看了一遍，為的是理解西西的創作觀。

文學研究當然不只有作者，還有學者。西西作品的旁邊，便是西西研究的專書，例如是凌逾的《跨媒介敘事——論西西小說新生態》，她在書中對西西小說中括號的研究是我的論文中重要的資料之一，亦使我更堅定地相信標點符號在西西作品中是重要的一環。除了專書之外，《香港文學@文化研究》或《香港文學探賞》等文集也使我獲益不少，例如董啟章所提出的「零度經驗」，便讓我反思到冒號與陌生化的關係。

《西西研究資料》當然也是不可不提的參考書，相信西西研究者無一不受益於此書。當某一、兩冊在其他圖書館被借走，特藏裡總有完好無缺的四冊。書中有專論又有綜論，論述角度一時是電影，一時是城市，記得有一次當我看得頭昏腦脹的時候，便讀到由黃繼持老師所寫，不是傳統學術論文風格的〈西西連載小說：憶讀再讀〉。我從來沒有想過論文可以寫得如此感人，文章最後一句是：「於是，你又從《我城》的第一個字讀起。」看到這句，我便想起正在研究的《我城》其實連繫了兩代人。於是，坐在「香港文學特藏」的我，又再次打起了精神。